

## 珍本《影山草堂学吟稿》考述

张 剑

“清诗三百年,王气在夜郎”,这是钱仲联先生《论近代诗四十家》对晚清宋诗派代表郑珍(字子尹)和莫友芝(字子偃)的赞语,郑、莫两人虽处西南边陲,但学深诗雄,名动全国,不愧为贵州历史文化宝库中两颗极其璀璨的明珠。郑珍诗,有《巢经巢诗集》等刊刻问世;莫友芝诗,则有《邵亭诗钞》和《邵亭遗诗》,前者收道光二十四年(1844)至咸丰元年(1851)共八年间诗作,为莫友芝三十四岁至四十一岁间作品,后者收咸丰二年至同治十年(1871)近二十年诗作,为莫友芝四十二岁以后作品。2003年,龙先绪、符均的《邵亭诗钞笺注》由三秦出版社出版,该书笺注了《邵亭诗钞》和《邵亭遗诗》的全部作品,还增补了从其他文献中搜获的37首莫诗,共收录969首,是当今莫氏最完整的诗集。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对莫友芝三十四岁之前的诗作仅收录数首,不足以见出这一诗坛雄杰早期的诗歌风貌。由于莫友芝早期作品为人所知极少,也造成了对莫友芝前半生研究的诸多空白点,黄万机先生撰写的《莫友芝评传》<sup>①</sup>中,关于莫氏三十四岁以前的生活便叙述得相当简略。

上海图书馆善本室珍藏着一册《影山草堂学吟稿》(以下简称“上图本”),系兰格抄本,每半页12行,行46字,中缝空白,双蓝鱼尾相对,上鱼尾下方印有“邵亭集”,下鱼尾上方标示页码,内有“独山莫氏图书”、“子偃”、“其名曰友”、“独山莫绳孙字仲武印”、“景山草堂”、“邵亭寓公”等印记;封面有朱笔大字题“影山草堂学吟稿”七字,旁有题记五行曰:

咸丰甲寅仲秋,桐梓贼围郡城,邵亭自壬子春至甲寅作初秋诗稿尚置湘川讲舍中,竟亡失不可得。而自辛丑以上十馀岁少作稿乃以在家而存,因甄其尚易改正者,子弟辈录为此册。乙卯正月十一日记。

咸丰甲寅为1854年,咸丰壬子为1852年,道光辛丑则为1841年,该册诗收录的既是道光辛丑之前莫友芝(1811-1871)的诗作,那么也就意味着莫友芝三十一岁以前的诗作被较为完整地发现了,这对于研究其早期生活和诗风,当然

<sup>①</sup>贵州人民出版社,1992年版。

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。

细检该诗册,凡3卷300首诗,每卷卷首皆标“影山草堂诗钞”六字,除极个别的篇章外,其他均为《邵亭诗钞笺注》所失收。首卷于“影山草堂诗钞”标题后题曰“乙未、丙申”,凡收诗79首,首起《张节妇吟》,末至《汇〈杂兴〉诸作寄示芷升复题其后》。其中《宦幸斋丈挽诗》自注:“闰六月先生入城,有中秋玩月之约”,按,道光十五年乙未(1835)为闰六月;《魏亩香朝瓚既同下第,归至卫辉,将分道沿河东下出淮阴、适姑苏,为置酒相饯,口号三绝句送之》,按,友芝于道光十六年丙申落第南归<sup>①</sup>;《寄子尹滇南》作于秋日,郑珍丙申春赴云南作幕宾,次年夏归至黔,诗当作于丙申秋。可见卷上收录的确为“乙未、丙申”即莫友芝二十五、六岁时的作品。而据卷末两篇《秋间杂兴》(十九首)与《汇〈杂兴〉诸作寄示芷升复题其后》,本卷诗的时间下限当在丙申秋。

第二卷于“影山草堂诗钞”标题后题曰“丁酉”,收诗94首,首起《呈平越峰太守翰三首》,末至《和太守即目》。其中与太守平翰、挚友郑珍唱和最多。郑珍于道光十七年自滇归来就聘启秀书院讲席,当年冬,因赴京城礼部试辞讲席,卷中有《和子尹启秀讲》,应作于当年。平翰,字越峰,道光十六年十一月至十九年三月官遵义知府,道光十七年曾邀郑珍纂修《遵义府志》,因郑珍赴乡试而暂时搁置;道光十八年重阳,郑、莫等诗友登龙山赏菊赋诗,平翰以“搓”韵赋诗重提修志事;十月,平翰聘郑珍主修《遵义府志》,郑又引莫友芝为佐,之后众人多次以“搓韵”唱和,卷中所收《登高,时太守与子尹商及志事归来,太守叠苏韵先成,因和作》、《过话子尹听莺轩叠搓韵二首》等均应作于此时。故此卷所收诗不仅有道光十七年丁酉之作,亦有道光十八年戊戌的作品,时友芝二十七、八岁。

第三卷于“影山草堂诗钞”标题后另题曰“来青集”,后接以“己亥、庚子、辛丑”年号,郑珍、莫友芝在来青阁修志,正式修志时间恰在“己亥、庚子、辛丑”三年,从该卷所收127首诗看,首起《听莺轩夜坐》,末至《少年行》,其中有《己亥生日》、《庚子生日》、《辛丑生日》等,可以断定诗作时间确在道光十九年己亥、二十年庚子、二十一年辛丑,分别是友芝二十九岁、三十岁、三十一岁时所作,另题“来青集”,可能因为该卷诗全系修志期间所作之故。

以上三卷共收诗300首,是莫友芝二十五至三十一岁七年间的诗作,似与莫友芝题记云“自辛丑以上十馀岁少作稿乃以在家而存”的记述有所未契。但我们如果注意到题记后面尚有“甄其尚易改正者”一语即可释然,辛丑以前十馀年的诗歌,除了这七年外,其他可能均被莫友芝淘汰掉了。

通览这三卷诗的内容,可以窥得莫友芝早期诸多富有价值的信息:如关于他的诗风,郑珍在《邵亭诗钞》序里说:“其形于声发于言而为诗,即不学东野、

---

<sup>①</sup>有关郑珍和莫友芝的行年,参考了黄万机先生的《郑珍评传》(巴蜀书社,1989年版)和《莫友芝评传》。

后山,欲不似之不得也。虽然,孟于韩、陈于苏,犹赅之去纛,仅一染耳。……恶知今之东野、后山者,不旋化为退之、子瞻者邪?”认为此时莫友芝诗风近似孟郊和陈师道,尚未得到韩愈和苏轼的神髓。我们看《影山草堂学吟稿》的三卷诗,也有这种感觉,尤其是那些描写亲情或自身感受的五古和五律,颇有孟郊、陈师道酸心涩骨的效果。集中歌行和七古为数不少,多学韩愈、苏轼的雄放奇崛,如《牟珠洞》学韩愈《山石》,《张节妇行》完全打破节律,又颇似韩愈的《嗟哉董生行》,但它们稍欠韩诗的雄浑气势,却掺和了几分孟郊诗的峭涩。值得注意的是,两诗均作于道光乙未年(1835),这说明,早在二十五岁左右,莫诗已经形成了自己相对一致的特点。当然,集中还有许多七律学杜甫、黄庭坚,绝句则多带谢灵运、韦应物的清幽韵味,特别是一些山水小诗,更是清新可人。这些特色,在他以后的诗作中发展得更为成熟。

再如关于莫友芝早期事迹和心态的考索,第二卷中有诗94首,与太守平翰相关的就多达五十余首,此期正值修《遵义府志》,可以想见当时贤主佳宾诗酒风流的盛况。在中国封建社会,没有地方官的倾心倾力,地方文化的建设终究是纸上画饼。第三卷的《璋女觞》、《得都氏妹凶问》、《悼庚殇于外家兼寄其母》等,则让我们感知了作者接连丧女、丧妹、丧子的悲痛,结合本卷的《三月廿日举子敬和大人》、《月夜忆阿庚母子途中》,又可考知莫友芝长子阿庚生于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廿日,未满一岁夭于外家,这可以纠正我们以为莫彝孙(生于道光二十二年)是友芝长子的习说。而《己亥生日》中所云:“莫五堕地今廿九,忽忽穷年事奔走。九州欲遍谁识之,一事不就将老丑。昨日春官卸归轡,只看旧甫长骄莠。转为图经不得已,终日舍己芸人亩。捉人莺轩闷欲死,不许来青更抽手。意长力短日月忙,空倚青天搔白首。……”则是此期莫氏心态的真切自我告白。

令人困惑的是,在台湾中央图书馆里,还珍藏着两种内容各不相同的《影山草堂学吟稿》抄本<sup>①</sup>:

一种是金镶玉包角六孔线装,卷首扉页有朱笔大字题记,书名作“影山草堂学吟稿”(为区别他本,以下简称“台甲抄本”),旁亦有题记五行,题记文字与“上图本”完全一致,每半页行数和每行字数、所钤印记、稿纸色彩、鱼尾形状以及字体也都与“上图本”相同。但是所收内容却是莫友芝的影山词3卷,词后附有古今体诗25首<sup>②</sup>,页次为9至11页,系残本,这25首诗也并非“上图本”中所有,且创作时间在道光辛丑(1841)之后。

①关于台湾地区藏本的资料,得力于国家图书馆王茜先生和文化部社会图书馆司白雪华、南京大学中文系卞东波等朋友的帮助,在此深致谢意。

②据台湾中央图书馆所编《善本书志初稿·丛书部·影山词三卷附古今体诗一册》叙录云:“末附古今体诗二十三首”,细核该本,应为二十五首,其中《秋葵》一首仅存诗题和首联。

一种是包角线装,内封朱笔大字题“影山草堂学吟寄”(以下简称“台乙抄本”),旁边题记以及每半页行数、每行字数、所钤印记、稿纸色彩、鱼尾形状、字体也均同于“上图本”,凡收各体诗66首,页次为1至8页、12至13页,缺9至11页。首页首行顶格题“邵亭外集”,所收诗作既不见于“上图本”,又与“台甲抄本”不合,创作时间亦在道光辛丑之后。

从这两种抄本的题名、题记、样式、字体来看,他们和“上图本”应该是同一部书,但又为何内容大相径庭呢?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善本室里,发现了一册由莫友芝曾孙女莫珠姝工笔抄录的《影山草堂学吟稿》(以下简称“姝抄本”),该册系红格抄本,每半页10行,行21字,有前集3卷、外集1卷,收诗391首,版心为双红鱼尾相对,上鱼尾下方有“前集卷上”、“前集卷中”、“前集卷下”、“外集”字样,下鱼尾上方标有页码,前集每卷卷首均题曰“影山草堂学吟稿”(不像“上图本”题以“影山草堂诗钞”、“来青集”等),外集卷首题曰“邵亭外集”。令人惊奇和兴奋的是,它的前集三卷所收诗作的顺序和内容,竟与“上图本”完全相同;而其外集所收内容,竟然又是“台甲抄本”与“台乙抄本”中所有诗作的合集,如果将“台甲抄本”附诗的9至11页,插入“台乙抄本”所缺的页次,再与“姝抄本”的外集核对,就会发现连诗作的顺序都是相同的,这足以证明“台甲抄本”和“台乙抄本”本是同一部书的不同部分,应该合二为一,共同归属于“邵亭外集”,而这个“邵亭外集”与“上图本”亦应合为一体,可以同称为“影山草堂学吟稿”,一如“姝抄本”的前集和外集。

然而问题到此并未完全解决。《影山草堂学吟稿》的题记明明说是诗稿,怎么会发生“台甲抄本”所收主体为“影山词”的现象呢?笔者翻阅了大量莫友芝的手稿,终于在国家图书馆所藏莫友芝手稿《邵亭诗文稿》第五册中,找到了一条线索,该册中有莫友芝为自己的藏书所作的著录,其中《影山草堂学吟草》条下云:

咸丰甲寅仲秋,桐梓贼围郡城,邵亭自壬子春至甲寅初秋诗稿尚置湘川讲舍中,竟亡失不可得。而自辛丑以上十馀岁少作稿乃以在家而存,因甄其尚易改正者,子弟辈录为此册。又附录影山词二卷<sup>①</sup>。乙卯正月十一日记。

“上图本”与“台甲抄本”、“台乙抄本”也有这样的题记,惟缺少后来添加的“又附录影山词二卷”一句。可见它们主要所指的当是同一种东西,即“姝抄本”中《影山草堂学吟稿》的前集三卷。综合上述情况,可以看出《影山草堂学吟稿》三卷本与莫友芝的其他诗词稿曾有不同形式的搭配,它不仅附录过《邵亭外集》,还与《影山词》有过组合,可能也与《邵亭外集》、《影山词》同时搭配过,只是由于某种原因,“台甲抄本”中的三卷《影山草堂学吟稿》佚失了,

<sup>①</sup>笔者按:此句为莫友芝后来添加。



只残留了影山词和部分外集诗，因此才会出现题记与内容不能契合的矛盾现象。

由于“姝抄本”《影山草堂学吟稿》中附录的《邵亭外集》所收诗作亦为《邵亭诗钞笺注》失收，因此有必要在此做一简单考述。《邵亭外集》凡收诗91首，首起《平樾峰同守翰权篆仁怀厅“有鹤来止”，以黔蜀间旧所未见书来，诧为别后第一快事，并有诗索和次韵》，止于《丰乐桥落成，用坡公两桥诗韵》。首起诗当作于道光二十四年甲辰（1844）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另藏有莫友芝手稿《邵亭外集》一卷，上有莫友芝题记云：“此甲辰、乙巳、丙午三岁删去之诗，别录成册，以待改正者，敬烦更为塞鼻一过，看犹有一二气格尚健、可入正集者否？题上有圈皆意欲存而未决者，又附丁未、戊申、己酉三岁。”而该本前半部所收诗与《影山草堂学吟稿》中邵亭外集的内容、顺序都相一致，且平翰于道光甲辰年辞归，因此首篇诗可定作于该年。尾诗大约作于咸丰元年辛亥（1851），因《邵亭诗钞》卷六收有作于该年的《同晓峰游桃溪寺，沿流下观丰乐新桥三首》，《续遵义府志·关梁》载丰乐桥“在城南五里，咸丰元年建”。内中如《义仓行》、《后义仓行》分别标明作于“甲辰岁”、“乙巳岁”；《溪上逢喻云锄拔贡经留饷午》标明“以下乙巳岁作”；《共外舅夏辅堂先生论黄理廷燮年丈〈獭笑集〉》标明“以下丙午岁作”；《乐溪三十二咏之八》标明“以下戊申年作”；《诗隔待主人归，酒已熟矣，乃别道访余相差也，用前韵》标明“己酉”；《赠子何弟八首之六七》标明“以下庚戌”；《闰中秋夜半雨止，踏月至城南新桥》，而道光庚戌八月正是闰月。时间跨度和具体年份与《邵亭诗钞》相契合。可见该卷诗的创作时间是在甲辰至辛亥之间。

虽然“姝抄本”的《邵亭外集》收录的不是莫友芝三十四岁前的诗作，但毕竟作为外集附于《影山草堂学吟



稿》后面,因此容易引起认识上的一些混淆和错乱。如台湾地区中央图书馆所编《善本书志初稿·影山草堂学吟稿》条下叙录了莫友芝乙卯正月十一日的自记(见前),并据此认为:“此册为友芝少作,题曰‘邵亭外集’,全册正文共十叶,凡收各体诗六十六首。内页中有墨笔校改……即是道光二十一年前莫友芝十馀岁少年时之作品。”即犯了此类错误。

另外,“姝抄本”《影山草堂学吟稿》与“上图本”的关系也值得一提。根据“上图本”封面莫友芝的五行题记和其中所钤的“独山莫绳孙字仲武印”,以及现存莫绳孙的手稿笔迹,可以基本判定“上图本”系莫绳孙抄写,亦即题记中所言“子弟辈录为此册”,抄写时间在咸丰乙卯(1855)年间。而“姝抄本”中的莫珠姝,则是莫绳孙的女儿,台湾地区中央图书馆藏有莫绳孙手稿本《莫氏书札摘要》四册,载有莫姝珠的生辰:“光绪十六年庚寅七月初八日寅时生。”可知莫姝珠生于公元1890年,而她能以如此工整娟秀的笔迹抄写《影山草堂学吟稿》,至少是成人以后的事情了。因此与“上图本”抄写时间相比,“姝抄本”要晚很多。但正因为晚出,所收录也更为完整和清晰。“上图本”时有涂抹勾划,“姝抄本”则鲜有改动,应是誉定之本。笔者正在查阅莫友芝的各种诗文刻本、抄本和手稿,计划整理出一部包括《影山草堂学吟稿》在内的、较为完备和可靠的《莫友芝诗文集》,为莫学研究贡献一点心力。

作者工作单位: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

---

## 书讯:中国古代科技行实会纂(全四册)

[清]阮元等编撰,本社古籍影印室辑,精装大32开,定价:810.00元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。

本书为中国古代科技人物传记资料汇编。内容包括清·阮元《畴人传》、清·罗士琳《续畴人传》、清·褚可宝《畴人传三编》、清·黄鍾骏《畴人传四编》、清·华士芳《近代畴人著述记》及梅学尊撰预登四续畴人传传记一篇。